
明代中叶浙江为御倭而建的城堡

——以乐清县为例

陈学文^{*1}

【内容提要】:明洪武末年，日本虽由北朝统一，但失败的南朝武士、政客、浪人、海盗互相勾结为倭寇，不时骚扰中国。至嘉靖朝，日本处于战国时期，王权失控，在领主支持下，倭寇更勾结中国奸商、豪主、海盗，酿成一代倭患。烧杀掳掠，生灵涂炭，幸赖戚继光等将领联合人民奋起抗御，平息倭患，而浙江人民爱国爱乡，筑城堡、练乡兵，现遗存的烽堠城堡就是实物见证。

【关键词】:明代；倭患；抗倭；城堡；戚继光

倭寇是明代一大祸患，尤以嘉靖一朝最为猖獗。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威胁，浙南温台二州更为惨烈。但是人民不惧倭寇，奋起抗御，民间还自建烽堠城堡，有力地抵御了倭寇入侵。乐清县当年修筑的烽堠城堡至今尚有遗存，这是非常珍贵的历史遗迹，见证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不畏强敌的崇高精神。

为了使明代修筑的城堡烽堠遗迹不致流失，王纪芳、赵乐强等十多位文史研究同仁，经多年翻山越岭涉水，实地考察了乐清尚存的古城堡，汇编了《尘封的记忆：乐清的城堡烽堠与集市》，^[1]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了尚存的物质文化遗产。

然而，近年来有人“标新立异”，作翻案文章。对历史上民族英雄百般挑剔，歪曲事实，声称明代抗倭是一场“虚构的民族战争”，是“王朝的谎言”，要把郑和、戚继光“请下神坛”。^[2]

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过去事实，不容采取历史虚无主义。《人民日报》2015年8月10日发表评论文章，指出以“重新评论”来丑化英雄，美化反面人物，是“历史虚无主义”的典型表现。《解放军报》编辑部亦在2015年5月8日刊发《昭昭前事，惕惕后人》，严正指出：“历史不容篡改，英雄不容亵渎”。“近年来，社会上有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，热衷于调侃历史，解构崇高，丑化英雄，甚至胡编乱造历史。尤其令人心寒的是，对那些为民族独立解放洒下热血，献出生命的先烈们进行百般贬低，反而对一些民族罪人进行美化，不仅混淆了视听，而且忘记了民族大义。”深刻指出：“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，漠视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”。

温州地处东南沿海，明嘉靖间温台最受倭寇侵扰。为此，温州龙湾就修建了永昌堡、永兴堡等。军民联防、生产自救的防御体制，是明代国防建设的典型范例。^[3]乐清的刘氏永康堡、连氏福安堡、吴氏石梁堡等亦多为民间宗族自筹自建。

本文将以乐清多城堡为中心，来论述明代嘉靖间抗倭的历史。

一、倭寇对乐清的侵扰和破坏

¹ 作者:陈学文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、研究员；日本大阪大学、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客座教授。（杭州 310007）

乐清地处温台二州之间，东临大海，海上交通十分便利，明嘉靖间经常受到倭寇和海盗的侵扰。嘉靖八年（1529 年）四月，倭犯乐成。“嘉靖数十年间，倭连岁入寇。”^[4]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皆有入犯，三十一年有三次入犯；三十三年犯湖头黄华等地；三十四年十月倭寇 200 余人犯乐成；三十七年三月倭数千人犯黄华，千户秦煌等战歿；四月十二日、十七日犯瑄头和磐石。

对于倭寇的侵扰，官员守将和百姓纷起抗御，演出许多悲壮的场景。嘉靖三十年，崔海于小芙蓉港口激战遭害；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，赵连“持挺出击，连扑数贼，遂突入其阵，意气弥厉。”处州勇士 36 人在嘉靖三十一年黄华御倭战中牺牲；郭世显于嘉靖三十七年“御倭战死”；连树于嘉靖三十九年，“倭寇掠沿江，树率众突入其阵，大破之，……树身被数十创，遂死。”嘉靖四十年连应明“力战死之”。^[5]倭寇对人民烧杀抢掠，惨无人道，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十二日，磐石“城外焚掠殆尽”；五月倭犯温州，“乡间民房烧毁十去八九，杀死男妇约有万余，殆开国以来所未有之大惨也。”^[6]一些村落几乎成一片废墟，乐清“东西两乡，河上闻鬼哭，井中嗅人腥，有邑以来未经之惨。”^[7]上述事例仅是倭患的一部分，史志记载甚多，在此不赘。

二、建卫所、筑烽墩城堡以御倭

乐清的卫所、烽墩城堡之多在温州诸县中，与平阳并列前茅。为了有效地抗御、歼灭入犯之倭寇，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建立了卫所城堡以防倭。“洪武六年，以备倭寇，议筑城。”^[8]洪武“十七年，倭寇乐清歧头，……边海筑城之议”更多。鉴于沿海倭患炽烈，朱元璋遣“汤和巡视沿海诸城防倭。”“命信国公汤和行视浙东西诸郡，整饬海防，乃筑城五十九。”^[9]“和乃度浙东西竝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，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。”^[10]温州就有温州、盘石、金乡三卫所。

乐清城堡除磐石城外，大多建于倭患最烈的嘉靖朝，这就是为防御倭寇而建的。到底有多少城堡，很难有准确统计，道光《乐清县志》记为县城一、寨城五、民堡八。新编《乐清县志》^[11]记为 14 所城。“除县城建于唐，大荆城建于清外，余皆为明代抗倭而建。”^[12]计有：乐成、磐石、后所、黄华、蒲岐、大荆、东皋、鄂渚、县后、寿宁、永康、福安、宁安、石梁。

乐成县城：初建于唐天宝三年（744 年），木栅，仅一里。洪武六年“以备倭寇议筑城”，嘉靖三十一年改建为石城，里长 1402 丈，高 2 丈 4 尺，大门 6，小门 4，敌台 18，垛 1720 堵。

磐石卫所城：洪武二十年汤和监建，周 9 里 30 步，计 1554 丈，高 2 丈，地厚 1 丈，四门。城内有山。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 年）重建，增高 3 尺，濠河 1628 丈，阔 5 丈，深 9 尺，门 4，吊桥 4，窝铺 72，城垛 1790。驻军 5600 名。下辖后所、蒲岐、宁村三所；黄华、沙角、章岙三寨；七个烽墩：垟田、池岙、日团、三屿、沙角、章岙、双峰。

蒲岐城：洪武二十年建为千户所，周 3 里，600 丈，高 2.2 丈，厚 2 丈，门 4，敌台 12，窝铺 24，垛 750。“嘉靖中为御倭要地。”^[13]嘉靖三十八年设营，把总 1，兵 494 员，16 只船，烽墩 8。

鄂渚城，亦名鄂渚堡、鸛渚堡，嘉靖间令欧阳震建，周 500 丈（有记 300 丈），高 2.2 丈，门 6。

东皋堡：正德十六年建，周 200 丈，

县后堡：在县城北，嘉靖三十七年建，周 300 丈，门 6。

寿宁堡：在瑶岙，“嘉靖戊午（1558）倭连岁至，邑人知州朱守宣倡立，城周五百尺，门五。”^[14]万历《温州府志》卷二：“嘉靖间邑人朱守宣倡议筑以防倭。”周 500 丈，门 5。

永康堡：在竹屿，嘉靖间刘昂、刘玉、刘秀、刘旦等建，周 400 丈，门 3。

福安堡：又称岙前城，在十七都镬前，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 年）里人连仲谨、连哀等建，周 4 里，门 4。

宁安堡：又名安宁堡、郭路城(堡)，在石帆镇龙门山上。嘉靖三十七年(1558 年)由村人（金）听耕，霞川，友阑等合建。

石梁堡：在东外谷，嘉靖三十八年，倭大至，邑人典仪吴宗裕倡为石梁堡。

以上为道光《乐清县志》卷三《规制》所记八堡。

后所城：在县东 3 里，周 400 丈，垛 560，门 4，窝铺 36。

黄华寨城：崇祯五年建，周 1 里，长 200 丈，高 2 丈，厚 1 丈，垛 360。

上列城堡各书记载不一，但至少 10 处之多，与以军事配套的还有不少烽墩，新版《乐清县志》卷二十五记有 81 处。烽墩多建在山岗上，经风雨沧桑能保存下来已不多。《尘封的记忆》列举了 9 处，经编者实地踏勘并摄有照片。较为完整的是牛头山烽火台，见证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。在未有现代化电讯之前，利用烽火光源以传递军事情报，是一大创造，同时也证明了乐清是遭倭患的重灾区之一。烽墩“多积柴草，昼夜用心看守瞭望，如遇寇船有警，昼则举烟，夜则举火，以凭策应。”^[15]守望者白天点燃狼粪为烟，因狼粪烟不太受风影响，直上云霄，远处见烟就互递情报。

三、关于御倭战争性质的讨论

明嘉靖间倭寇不断入侵，杀人放火奸淫掳掠，罪恶滔天，罄竹难书，幸赖戚继光、谭纶、俞大猷等爱国将领和各地爱国人士奋起抗击，经数年始平息了倭患，然而也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
乐清有如此之多烽墩城堡，以实物见证了倭寇的猖獗和氛围的严酷，这些城堡就是历史实物。如寿宁堡“筑以防倭”，“自嘉靖戊午倭连岁至，邑人知州朱守宣倡立。”^[16]宁安堡“嘉靖间居民金氏以倭患议建”；^[17]倭寇使乐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“倭夷寇境，火人屋，掠人财，民皆洶洶，逃窜流离，肩摩踵躡，骸枕尸暴，河上闻鬼哭，井中嗅人腥。”^[18]

对于入犯的倭寇，温州、乐清人民奋起抵御，保家卫国不惜献出了宝贵生命，其英勇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崇敬。

明嘉靖间的倭患，明代史书记载连篇累牍，更具说服力的浙闽诸省建有如此之多的城堡，铁证如山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学术界对倭寇认识曾有过一场争论，当时有一种代表观点认为倭寇是由海禁所引起的，倭寇具有反海禁的性质。这是纯学术讨论，并没有否认倭寇入侵的事实。到了本世纪初，有人提出倭寇中有真倭与假倭之分，真倭只占少数；倭寇王直是反海禁的，值得肯定。2000 年 11 月安徽歙县竟然接受日本人捐资为王直修坟立碑；在歙县街头竖起“明代海商王直，？-1560”的标牌，“明嘉靖间行商泰国和南洋诸国，成为海商集团首领，被拥为‘徽王’，多次要求开海禁，通商互市，后被明廷诱杀”的文字介绍。这一举措已开始超越学术讨论的范畴。于是在 2005 年 1 月 31 日，南京师大郭泉和丽水学院郭伟民出于爱国义愤的砸碑事件，将日人修复王直及祖坟上碑铭中凡有王直字样的予以砸毁。当地政府很理智采取淡化处理，不追究砸碑责任，拆掉街头王直标牌。于是又引发了对倭寇王直评价的争论，阿默就此事在《中国青年报》2005 年 2 月 10 日发表评论，认为“当前旅游开发热情过度不仅会造成道义上失守，混淆了人们的历史观。”^[19]《新民晚报》记者李坚不辞辛劳，去实地调查，连续发表了《日本“友人”在安徽为我民族败类修墓立碑》^[20]、《王直到底是怎样一个人》^[21]、《王直：发迹于此，覆亡于此》^[22]等文。他还特地采访了当代明史研究权威学者，这些专家一致肯定抗倭的正义性，严正指出王直已“由海盜商人变为赤裸裸的民族败类。”^[23]指出倭寇新论者中一些人“不深入历史，是很容易接受这些观点。”^[24]一场由砸碑引发对王直及倭寇的讨论很快告一段落。历史学家从大量历史文献中，梳理出明前期和明中叶倭寇侵犯我东南沿海各地的文字记载。不少论著对明代倭寇都有正确、全面、系统、深刻的论述。

到了2012年，自称“查遍了史书”的人，竟说抗倭是“王朝的谎言”，“虚构的民族战争”，是“一场由残暴海禁而激起的中国沿海激烈民变和巨大动乱，而不是一场‘外敌入侵’的战争。”“杀过成千上万的人，但我查遍了史书，却没有找到戚继光杀过一个日本人的记录。他杀的都是中国人，但他却成了民族英雄”。“甚至塑造了戚继光这样的所谓的民族英雄。”提出了要将“戚继光与郑和请下神坛”。^[25]这场围绕着倭寇问题的讨论又掀起了波浪，否定了抗倭的爱国正义性质，否定了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。与上世纪的“倭寇新论”不同，已远离历史了，超越学术研讨范畴。

他们所持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：

海禁导致倭寇论。明人万表《海寇议》是一篇很重要文献，他说：“致乱之原盖在于法弛，而非有严法以致之。”在嘉靖二十年前一直是弛禁，而倭患仍是不断。清代著名历史评论家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：“谓倭乱由海禁所致矣，此犹是闽浙人腾谤之语。……海番互市固不必禁绝，然当定一贸易之所，若闽浙各海口俱听其交易，则沿海州县处处为所熟悉，一旦有事岂能尽防耶！”^[26]万表是有实际经验负责剿倭的官员；赵翼的《廿二史劄记》是公认最佳史评书之一。他们的观点值得重视，已申明倭乱之源不在海禁。其实倭寇与海禁是因果关系，先有倭寇入侵，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无保障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实施短期海禁。倭寇是因，海禁是果，因果本末不能颠倒。如果是正常海外贸易，而不是明为通商，暗为掠夺，不是海盗式烧杀掳掠，为何要禁海？为了巩固海防才实施海禁。这就必须研究当时日本国的政局，把倭寇问题摆在十六世纪日本史中去探究，始能得其真谛。我在1983年就此曾撰著《明代的海禁与倭寇》，已有详论，此不赘述。^[27]

2. 真倭与假倭比例。真倭是指日本人，假倭是指充当倭寇帮凶的中国人。从人数来说可能是真倭不占多数，从倭、假倭占多数。但是真倭占主导地位，统率、指挥假倭入侵。而假倭也不是劳动人民，而是认贼作父的奸商，为虎作伥的不法商人、海盗、袭倭服充当向导，已沦为真倭的帮凶，根本丧失了民族气节。明人林嫌早就看出：“贼至为之耳目，贼退为之囊橐。”^[28]“袭倭服，饰旗号，并分艘掠内地，无不大利，故倭患日剧。”^[29]如民族败类顾表，“尤桀黠，为倭导，以故营皆据要害，尽知官兵虚实，……倭恃人为耳目。”^[30]研究中西交通史著名专家张维华指出：“日本商人为了自身利益，便勾结了一些浪人，到中国沿海各地，或者直接进行掠夺，或者用‘走私’的手段窃取中国的货物，这样就形成了‘倭寇之患’。”^[31]

3. 为什么嘉靖朝倭患猖獗？这就必须观察中日两国的国情。日本正处于“战国时期”，1467年“应仁之乱”后室町幕府已无法控制各地的领主，浪人、武士、海盗、奸商、流民在领主支持下向外掠夺。从明代来说世宗朱厚熜昏庸无能，奸臣严嵩专权，海防弛废，卫所官军败。中日双方国情决定了嘉靖朝是倭患严重的时期。^[32]

当然明代推行朝贡的勘合制已不适应明代的世界潮流，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，与倭寇发生并没有最大的直接关联。

4. 御倭战争性质。他们宣称倭寇是“民变”，这种错误的认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。倭寇中有大量袭倭服的中国人，即所谓假倭，决不是中国劳动人民，而是认贼作父，丧失民族气节的奸商、海盗、“亡命入海为倭向导”。^[33]如是“民变”，为什么要对沿海烧杀掳掠？

5. 对戚继光的评价。他们宣称戚是屠杀中国人民的人，没有过杀过一个日本人，而王直却是“自称‘徽王’，以信义取利，控制了东亚海上贸易，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大海商。”又称王直是“海洋英雄”。军事史专家范中义已撰文《戚继光在抗倭中没有‘杀过一个日本人’吗？》^[34]予以严正辩驳。自称已“查遍了史书”，那么谭纶《谭襄敏公奏议》不是明白记着：“擒斩真倭一百五十七名颗。”^[35]在平海卫之战中，戚任中哨，“首当冲锋，鱼贯而进，直薄贼巢，斩获真倭首级二千二百有奇”^[36]。

戚继光戎马一生，为剿倭组训了一支善战的戚家军，平息倭患后，又北戍长城，其功绩永著青史。他根据实战经验，著述了《练兵实纪》、《纪效新书》等，是杰出军事理论家。世人自有公论，如高扬文、陶琦就说：“戚继光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，伟大的民族英雄。……是反对异族入侵的民族英雄。”^[37]在台州就建有多方戚继光纪念碑和祠庙，以纪念“威名震寰宇”的民族英雄^[38]。

结语

对于明中叶的倭寇问题讨论由来已久，从学术视角切入更可深化对这段历史的认识，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，尊重历史，从历史事实出发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。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：“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”“要坚定文化自信。文化自信是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，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民族，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，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。”^[39]

必须尊重历史和历史文献的记载，只要不带偏见，精心静心多看《明史》《明实录》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《明经世文编》《罪惟录》《国榷》《明纪》《明通鉴》《明鉴》《皇明大政记》等基本史籍，就会明白。再参阅万表、茅坤、许孚远、郑晓、唐顺之、郑若曾、茅瑞征、徐光启、蔡逢时、蔡方炳、屠仲律、钱薇、顾炎武、李言恭、姜宝、张袞、王世贞、郎瑛、朱国桢、谢杰、采九德、王士骥、严从简、胡宗宪、朱纨、谭纶、俞大猷、张经、戚继光等明清人文集。还有江苏、浙江、福建诸省地方志书籍中有关倭寇的记载。近现代学者陈懋恒、张维华、李文治、张显清、张德信、范中义、汤纲、南炳文、樊树志、韩大成、黄云眉、黄冕堂、李光壁、谢承仁、张习孔、刘重日、王守稼、林仁川、戴裔煊、全晰纲、郑樑生（中国台湾）等人论著。崔瑞德（英）、牟复礼（美）《剑桥中国明代史》，日本井上清《日本历史》，茹科夫《日本历史讲话》，木宫泰彦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、中村新太郎《日中两千年》，松浦章《中国的海贼》，这些国外学者都有客观、公正、正确的评判。如中村新太郎：“倭寇的成员，开始时主要是面对朝鲜半岛的对马、壹歧、九州、松浦一带的渔民武士。这一带耕地缺乏，依靠农业难以维持生活，因而只好从事秘密贸易。而秘密贸易又是属于对方国家取缔之列的，为了对付取缔，就必须具备武装力量。另外，在进行秘密贸易中，时常遇到对方取货不付款的情况，在这样的時候，也就当然会想到以武力威胁来索取货款。进行秘密贸易的人就这样武装了起来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名副其实的海盗逐渐参加到这个行列中，专门从事著杀人越货的海盗行径。”^[40]英国著名史学家汤恩比也说：“1369年以后，日本人开始对中国的沿海地区进行海盗式的袭扰。”^[41]井上清：“和中国的往来，不只是进行和平贸易，……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，掠夺沿海居民。对方称此为倭寇，大为恐怖。”^[42]他们都很客观评述了日本的一些农民、渔民、武士从正常贸易逐步走向海盗的历程，最后沦为海盗式掠夺的倭寇。日本山根幸夫1987年访华时赠我的《图说中国的历史·明帝国与日本》^[43]，中有《日明关系的展开》，特列出7幅倭寇图卷，用图片形象说明倭寇从窥探到掠夺、袭击、战斗的场景，还有《倭寇的侵略图》和倭寇的船式图多幅，指出：“倭寇的最高指导者——王直。”^[44]倭寇多利用东北风乘船驶入中国东海沿海，日本萨摩岛是倭寇的据点。

对于戚继光平倭的历史功绩，古往今来都是一致肯定的，予以崇高评价，与岳飞、文天祥同列为民族英雄是当之无愧的。2014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喀什市公安局乃则尔巴格派出所，曾“借用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抗倭的故事鼓励民警。”^[45]他指出戚继光根据抗倭的实际情况，创造出鸳鸯阵法是很成功的。

本文以浙江温州乐清的卫所、烽墩、城堡为实例，说明明代中叶倭寇的猖獗，对我国东南沿海造成灾难深重的战祸；弘扬浙江人民筹筑烽墩城堡以御倭的爱国爱乡精神；辩驳了对倭寇性质、倭患、御倭等问题的认识；对戚继光的抗倭爱国功绩，亦予以全面肯定，还原明史中一段重要史事的真实面目。

注释：

[1]王纪芳、赵乐强等：《尘封的记忆：乐清的城堡烽墩与集市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。

[2]参见单之蔷《大海，为何没有拨动浙人的心弦？》；萧春雷《倭寇，一个王朝的谎言？》，《中国国家地理》2012年第2期。

[3]陈学文：《明代中叶以来江南城市化的新格局：永昌堡兴建与意义》，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12年第2期；《王叔杲与永昌堡：明代民间自建抗倭城堡与意义》，《明人明事，浙南明代区域文化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。

-
- [4][7]道光《乐清县志》卷十六《杂志·寇警》，线装出版社 2009 年版。
- [5]道光《乐清县志》卷八《人物》上。
- [6]嘉靖《永嘉县志》卷九《杂志·倭寇纪略》，潘猛补点校，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0 年版。
- [8]永乐《乐清县志》卷六《古迹·城郭故址》，陈明猷点校，香港天马图书公司 2000 年版。
- [9]张廷玉：《明史》卷三《本纪》三；卷三百二十二《日本传》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。
- [10]夏燮：《明通鉴》卷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。
- [11]马升永主编：《乐清县志》，中华书局 2000 年版。
- [12]同上书卷 25《军事》。
- [13]同[4]书卷三《规划·城池》。
- [14]道光《乐清县志》卷三《规制》。
- [15]弘治《温州府志》卷十七《遗事·海防》，温州图书馆珍藏影写本，胡珠生校注本，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06 年版。
- [16]王光蕴等：万历《温州府志》卷二，温州图书馆珍藏明原刻本，道光《乐清县志》卷三。
- [17]道光《乐清县志》卷三《规划·民堡》。
- [18]万历《安宁堡记》，见王纪芳、赵乐强等《尘封的记忆：乐清的城堡烽堠与集市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，第 40 页。
- [19]阿默：《王直墓被砸与开发旅游资源的滥觞》，《报刊文摘》2005 年 3 月 6 日转刊。
- [20]李坚：《日本“友人”在安徽为我民族败类修墓立碑》，《新民晚报》2005 年 1 月 22 日。
- [21][24]輦輞訛李坚：《王直到底是怎样一个人——专家学者评嘉靖倭寇》，《新民晚报》2005 年 2 月 1 日。
- [22][23]訛李坚：《王直：发迹于此覆亡于此》，《新民晚报》2005 年 2 月 26 日。
- [25]萧春雷：《倭寇，一个王朝的谎言？》，《中国国家地理》2012 年第 2 期。
- [26]万表：《海寇议》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·子部第 31 册，齐鲁书社 1997 年；赵翼：《二十二史劄记》卷三十四《嘉靖中倭寇之乱》，王树民校注，中华书局 2005 年。
- [27]参见拙文《明代的海禁与倭寇》，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1983 年 1 期。

[28]林嫌：《答汪中丞论倭寇》，陈子龙选辑《明经世文编》卷313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[29]张廷玉：《明史》卷322《日本传》。

[30]陈鹤：《明纪》卷34，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。

[31]张维华：《明代海外贸易简论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，第90页。

[32]详见拙文《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》，《文史哲》1983年第5期。

[33]何乔远：《名山藏》卷七十七《俞大猷传》。四库禁燬丛刊第46~48册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。

[34]范中义：《戚继光在抗倭中没有“杀过一个日本人”吗？》，《浙江学刊》2015年第2期。

[35]谭纶：《飞报捷音疏》，《谭襄敏公奏议》卷一。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9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。

[36]杨博：《杨襄毅公奏议》卷六《覆巡抚福建都御史谭纶恢复兴化治献捷疏》。

[37]高扬文、陶琦主编：《戚继光研究丛书》·《总序》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。

[38]张廷玉：《明史》卷212《戚继光传》。

[39]习近平：《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人民网2016年5月18日，<http://politics.people.com.cn/n1/2016/0518/c1024-28361421.html>。

[40][日]中村新太郎：《日本两千年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。

[41][英]汤恩比：《历史的研究》，沅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078年版。

[42][日]井上清：《日本历史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。

[43][44][日]山根幸夫：《图说中国的历史·明帝国与日本》，讲谈社1977年版。按：山根幸夫(1921—2005)，东京大学、早稻田大学教授，著名历史学家，中国明史学会顾问，有多部学术著作行世。他与我有过长期学术交流，他对倭寇是持完全否定态度。

[45]《习近平推崇戚家军，缔造了义乌小商品奇迹》，浙江《都市快报》2014年5月4日。